

洗澡

□南京 卢云

夜幕降临,每晚睡前,孩子们都要在温暖的洗澡间里玩耍嬉戏。水雾弥漫,热气蒸腾之中,我帮着孩子们擦洗身体、传递玩具和衣物,摩挲着他们细腻滑溜的身体和柔顺黑亮的头发,看着他们天真稚气的笑脸,听着他们银铃般咯咯的笑声,不禁想起了自己童年时与母亲一起洗澡的那些旧时光。

那时条件很艰苦,乡下小镇家家都没有独立的浴室,只能根据季节、温度和有限的条件在家中或者公共澡堂洗澡。夏季是顶好解决的,只需在院子里置一个大木桶冲冲凉。傍晚饭后,躺在晒了一天的温水木桶中,闻着花香听着虫鸣还是很惬意的。

春秋季节相对冷了,我们就在厨房把煤炭炉子和大灶上都烧满了热水,角落里的木桶上方罩一顶塑料浴帐,营造一方小小的浴室。浴帐密不透风,局促的空间里常常热的喘不过气来,却又不敢轻易掀开浴帐,母亲和我就这样挤在木桶里轮

番洗澡,泡一阵就站到桶外搓搓背擦擦皂,然后舀水冲一下,回桶里再次清洗干净。

严寒的冬季在家里是没办法洗澡了,大家都到公共澡堂洗澡,五毛钱一张澡票,一家人常常买上一大叠澡票轮流搓着用。镇上唯一的公共澡堂是镇西头的中学教工澡堂,逢赶集或周末时也对外开放。公共澡堂里每回都人山人海,除非起的早赶上头一批进去,否则去迟了池中的水就浑浊不堪,空气中五味杂陈。

母亲总是带着我在角落里安静地泡澡,不理睬别人的家长里短,每次都帮我先搓洗干净然后自己再洗。年幼的我看着母亲在闷热的雾气中大汗淋漓疲惫的样子很心疼,央求着自己可以洗,可母亲总担心我洗不干净还是要重新检查搓洗一遍。

我洗完了,母亲有时会花一角钱买个牌子请浴室里的搓背工搓背,那些穿着内衣整天湿漉漉坐在浴室里等待生意的几个妇人赶紧围拢过来,其中一个接到活计马上认

真地给母亲搓起背来。母亲一边配合地坐在台子上,一边温和地和她们聊着天,谈论着乡里人的生计。我大些有点力气了也会帮母亲搓背,印象中母亲的背总是那样的宽厚而温暖。渐渐的,我的个子一天天长高,母亲的腰背则一天天弯曲,算起来长大离开家乡后又已经许久没有和母亲一起洗澡了。

现在家乡的经济好了,洗澡的条件终于改善了,镇上一家私人浴室和高级桑拿房办起来,母亲与乡民们在老家与城里人一样也有了干净、独立又私密温暖的浴室,那些拥挤嘈杂、混杂陈旧的公共浴室成了尘封的过往。

时光流转,我在母亲的手掌摩挲中成长,孩子们在我的手掌摩挲中长大。我庆幸此刻在城中温暖的浴室里,我的孩子们不再为洗澡而东奔西跑,不用在寒风中踟蹰而行。

这世间的浴室千变万变,洗澡的地点千换万换,洗澡的人一代接着一代,唯有爱不变。

心里有块地

□重庆 陈世渝

去年清明到乡下去给长辈上坟,见一老哥正在用手扶拖拉机干劲冲天嘟嘟地耕地,这种场景很久没有看见了,既新鲜又亲切,便上前跟他打招呼:“老哥,这么大块地,你一个人得多久才耕得完呀?”

老哥头发花白,胡子也白了,但身板硬朗,脸色红润,精神矍铄,乐呵呵地说:“以前用锄头一锄一锄挖,得挖好几天;现在机械化了,一整天干得完。”

我给老哥递支烟,点上,估摸着说:“老哥,这块地有八九分吧,看起来很肥沃,种什么呢?”

“兄弟熟悉土地。差不多有一亩,种玉米。”老哥笑着说。

我问:“从耕地、播种到成熟,一共要多长时间?收成的玉米如果卖了,能卖多少钱?”

老哥说:“这块地,种一季玉米,大约需一百二三十天,要施四五次肥,还要打药、除草,才有收获。”他

叹了口气,说道:“现在种庄稼不值钱。我种这些玉米,忙活小半年,也就值两千来块钱,还不如别人打半个月工挣的多。说实话,我儿子媳妇在外打工,经常给我打点钱回来,不差钱。但看着这么好的土地如果荒废了,多可惜啊!”

老人还惋惜地跟我讲起,村里的中青年,全都到城里打工去了,大片大片的土地荒着,田里都长起了小树……

忽然想起年轻时在乡下的景象,看到社员们视土地如命根子。房前屋后、旮旯角落、沟沟坎坎……凡是能利用的地方,只要有一点土壤,绝不任其荒芜,都要播下种子。或栽蔬菜、或点豆子、或种瓜果,珍惜土地,令人感动,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

几十年前,我家房后有块空地,有人便把它挖出来种上蔬菜,颇有收成。我看着眼红,也挖了一小块,

种了些葱蒜、藤菜、四季豆等,每天都去看看、打理,隔三差五便给它们浇水、施肥,长势良好,绿油油的,家人不时还能吃到我亲手种出来的菜,得到父母夸奖,说我能干。夏天种的四季豆,结得密密麻麻的,连身都不用转,只在一两株上摘,便能摘一小筐。有时种的菜吃不完,还送给邻居分享。若哪家急时缺个葱蒜苗的,也爱到我地里去掐……

不时想起那个农民老哥拥有大片土地,好生羡慕。同时,也想起他那句朴素的话——土地荒废了多可惜啊!

我常想,要是我有一块小小的土地就好了。闲暇时,沐浴着阳光,品一盏香茗,亲近泥土,回归自然,陶冶性情,远离尘嚣,养花种草,种点蔬菜,想想都觉得惬意。然而,我的这一心愿难以实现,很是遗憾。倘若在家附近能够租到哪怕巴掌大的土地,该多好啊,我将挥汗洒汗,辛勤耕耘。

你好,我的“李焕英”

□海南澄迈 刘恋

这个春节,一部名为《你好,李焕英》的电影,成为当之无愧的黑马。导演贾玲的亲身经历为原型,讲述了她在经历了母亲意外离世的人生悲痛后,恍然回到过去,“遇见”年轻时的母亲的故事。看完这部电影,我不禁想起了我的“李焕英”。

“李焕英”不是某个人,而是一类人,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母亲”。在过往的某段岁月里,我并不理解自己的母亲,总觉得她不爱自己。所以,在别人传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歌谣时,我已经悄悄地在日记本里写下《世上最不爱孩子的妈妈》的文章。因为,我极少拥有母亲白日里的陪伴。印象之中,母亲每次外出干活,总是要等星星都出来了,才会回到家,而匆匆的她,也只有到了晚上,才会突然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女儿需要照顾,给我补上晚饭。

发现母亲的爱,是在一个寂静无声的夜晚。那时,我写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了本地的杂志上。邮局送来了几本样刊,我随手放在了客厅里,想着第二天再拿给母亲。谁知,晚上起夜的时候,见客厅亮着点点灯光,竟见母亲眯着眼睛,一字一句地细细看着我的文章。原来,母亲的爱,藏在了夜晚!在往后的岁月,每当我在写作这条道路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眼前总会闪过一束明亮的光,提醒着我:在我的身后,有母亲为梦想掌灯!

其实,往回忆深处搜罗,就可以知道“母亲不爱我”这个论点,是没有论据支撑的。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弄丢了寒假作业,小镇上买不到一样的,老师那也没有多余的,我急得干跺脚。母亲知道后,没有责骂我,默默熬了几个夜,从同学那里借

来寒假作业,一字一句把题目抄在本子上。还有那夜里响起的“哒哒哒”的缝纫机声,那早晨放在床边梦寐以求的裙子……当自己成为母亲之时,我更是恍然大悟:“白天,母亲要生活,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时间爱孩子。只是有些孩子睡得早了,就以为母亲不爱他了。”

突然想到了电影《大话西游》里的台词:“后来至尊宝终于醒悟,只有成为孙悟空,只有戴上那个金箍圈,才有能力同牛魔王一较高下。不戴金箍,如何救你;戴了金箍,如何爱你。”我的“李焕英”,大概也是面临着如此的难题吧。

昨天,在微博看到一句话,有人说:“我妈真好,希望下辈子,她还是我妈妈。”我深以为然。如果真有下辈子,我想成为母亲的“李焕英”,护她平安长大,念她岁岁无忧。

春茶一盏鲜

□苏州 申功晶

入了春,就得上茶了。仿佛只有啜上一口春天的鲜茶,新的一年才算真正的开始。

陆羽《茶经》记载:“凡采茶,在二三四月间。”译成白话文,二、三、四月间采的都是春茶。以采摘节气来划分,自古春茶有明前茶、雨前茶、谷雨茶。

从春分到清明所采之茶唤作“明前茶”,明前茶芽嫩叶细、饱满鲜爽、产量又少,因此,素有“明前茶,贵如金”的说法。记得少年时,闲得无聊,从父亲的茶叶罐头里取一撮新茶撒入玻璃杯,看蜷曲成螺的嫩芽上浮下游,渐次在热水中舒展开来,越发饱满,焕发出盎然生机,仿佛又回到了在树上生长时的光景,直至水呈青绿色,看杯中嫩芽沉浮,忍不住啜了一口,别有一股清香夹杂着果香沁入心脾。一杯下肚,余香绕喉。

较之倍享尊宠的明前茶,老茶客似乎更钟爱经久耐泡的雨前茶。俗话说:“茶叶两头尖,谷雨值千金”,谷雨前采摘的茶叶发育充分,叶肥汁满,汤浓味醇,久泡仍余韵悠长。抢先喝上几泡雨前茶,亦是人生一大快事。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能书擅画,爱极了鲜嫩甘冽的雨前茶,他曾勾勒过自己人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此时独坐其中,一盏雨前茶,一方端砚石,一张宣州纸……”似乎一盏鲜茶催得他画思泉涌。

常言道:明前雨后分枪旗,一碗乍辨色香味。较之雨前茶,谷雨后的茶,就涩味偏重,且口

春天,悄悄来

□安徽马鞍山 刘雪芳

从街上买来几斤青菜,几天没吃,却发现青菜的心已长出菜苔,那一根根又粗又短的菜苔头,结满青色的花苞。我很吃惊,怎么在这大冬天就开始长菜苔了呢?记忆中,这样的菜苔应该是在春暖花开的春天啊。

几天后,我去公园漫步,公园到处有来晒太阳的老人,三三两两,成群结队,有的晒得暖和竟然脱掉了衣裳。在这样阳光明媚的天气,我也走得身上发热,于是,蹲下身子欣赏路边的花草草,一根根枯草开始有了绿色的颜色向外舒展,迎春花绽放绚丽的黄花,茶花依然开得热烈,身边的一棵棵小树已是绿意盎然。

这里,前不久覆盖的一场雪,早已化得干净,连雪的影子也找不到了。

“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当一缕微风轻轻吹拂脸庞,就有暖暖的感觉,时而泥土的清香划过鼻翼,竟然在脑海浮现油菜花的样子,我像在春天行走。

感略粗,我是从来不喝的,但倒了忒可惜,故常用来煮茶叶蛋,也算物有所用了。

周作人爱喝茶,世人所知。周氏籍贯绍兴,且江浙一带,多产绿茶,故老周爱茶爱得挑剔,“喝茶以绿茶为正宗”,对红茶、花茶……统统拒之门外。周作人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乃是“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为愉快的事。”梁实秋印象中最为风雅的乃是好友苦茶庵里的一杯清茶,“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清茶一盏,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

春茶易醉须茶佐,瓜子乃江南茶馆最接地气、最受茶客欢迎的佐茶之物,可周氏对佐茶之食另有一番高见,他主张茶佐该是清淡之物,譬如他的家乡绍兴流行一款茶食——干丝,干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熟,淋上麻油,吃干丝不能做斯文状,从盘子底部的麻酱油汁中夹满满一筷子送入口中,酣畅淋漓,绵软爽口。

来到春天的苏州园林,倘若不喝上一盏顶鲜的春茶,似乎少了一个载体。我最为钟意的乃是耦园东花园的双照楼茶室,四面开窗、八面来风,推开窗户,望出去有山、有水、有林、有景,满目青翠。静静地坐着喝茶吃瓜子,此时的春茶荟萃了天地精华之气,带着清洁明澈的气质,涤烦悦志,澄净身心,还品出了一股大隐隐于市的舒适闲散。